



城市爱情

张欣 /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经济日报出版社

I247.1
532

城市爱情

张欣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经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爱情/张欣著. —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1999.12

ISBN 7-80127-662-0

I. 城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338 号

城市爱情

作 者: 张 欣

责任编辑: 王巨川

出版发行: 经济日报 出版社
陕西旅游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(100054)

总 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西安 7226 工厂

规 格: 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

印 张: 9

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0 册

ISBN7—80127—662—0/I·57 定价:18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录了著名女作家张欣近期的小说新作，这些作品取材于富有浓郁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，以现代女性的情感生活为主要背景，对现代人的情感，婚姻及两性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性的讨论，反映了现代人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挣扎，以及日益孤独与复杂的心理状态。小说文笔细腻，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字里行间，饱含着对世态的关怀和对现代情感的深切忧虑。是一部能够触及心灵的作品集。

目 录

1. 缠绵之旅.....(1)
2. 浮世缘.....(56)
3. 城市爱情.....(133)
4. 窑之变.....(232)

缠绵之旅

过了四十大关，黎渺渺也只好承认自己是老女人了，尽管内心中是千万个不甘不愿。现在什么事都讲证据，脸面就是铁证，眼角的笑纹深重了许多，皮肤泡泡肿肿抗拒化妆品似的不肯服贴，假如缺一觉熊猫眼就出现了……同时外出穿套装裙，有意无意注意报端上的养生之道，在耳后涂抹香奈尔五号香水，听蔡琴的委婉深切的怀旧歌曲等，等等，无一不是老女人的经典特征。

渺渺是交响乐团的合唱演员，以前学美声学得很辛苦，风雨无阻地去音乐学院上课，又拜名师，早晨五点钟起身嗷嗷叫，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唱出来，结果是偶尔会领唱而已，并且那些唱出来的人好像也没怎么样，就算是在国际上拿奖在国内同样吃不开，流行音乐又轻松又造神，天王巨星像飞碟中的人物那样戴着耳机型麦克载歌载舞，宛

若霹雳雄风，真刺激啊，人们需要的就是这个。

人都有倦的时候，渺渺也一样，年轻时心气高远，大有孤身走我路，独攀艺术高峰的宏伟志向，现在累了，攀不上去了，但是心气始终保留着。

这股心气也不知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，一方面她这个人身上真是极少世俗的习气，年轻时，同团的演员因为会巴结领导，便像拔萝卜那样从合唱队拔出来独唱，就算有点走音观众也听不出来；还有的人及时放弃美声，模仿邓丽君唱邓系口水歌，也在流行歌坛占有一席之地。渺渺坚信的实力以及对艺术的赤诚尽管没成全她，但总是人生可宝贵的吧？！但另一方面，她的心气又一次次地让她错过了婚嫁年龄，不是没有人追求渺渺，她也曾对有的男人心仪，然而火星撞地球总是很难，擦肩而过的机率倒是成百上千。她身边的女孩从国内嫁到国外，从穷鬼嫁到大款，虽不尽如人意，但总是个归宿吧，只有她形单影只。

渺渺的家也在广州，父母亲是南下干部，现在退休在家。不过渺渺不在家住，团里分给她一间小房，被她布置得情调兮兮，很留得住人那种。每两个礼拜，渺渺会在周末的晚上回家吃晚饭算是探望了父母，她的姐姐和两个弟弟都是拖家带口的，父母亲最喜欢这种大团圆的场面，不管孩子们怎么闹，围着餐桌瞎跑，或狂摇可乐瓶，以它的喷出做武器互相对打，也不管儿媳妇的脸多虚假多难看，把处理

价的苹果、八级花茶提回家装样子，父母仍是笑脸盈盈，渺渺真是烦还来不及呢。

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躁动，交响乐团当然也不例外，乐手歌手去星级宾馆演奏或唱夜总会，这还能算新鲜事吗？工资太有限了，奖金时有时无，但渺渺是不会去唱夜总会的，同时人家也未必请她，现在失恋的人听了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就挺贴切的，何必要欣赏《茶花女》中的咏叹调呢？团里室内小提琴四重奏的演员在意大利薄饼屋认真演出，美妙音乐里飘荡着火腿肠味，渺渺是从内心里感觉到疼，为艺术痛心。

没有家累，也没有太强的物质欲，渺渺觉得钱也够花了，平时的演出也不忙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听蔡琴，写诗，看书，她觉得自己活得很高尚。

如果不是老同学沈洁熙的一个电话，渺渺的生活估计是很难改变的。洁熙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个活跃分子，宣传队里的台柱，凡事热情热心。她在电话里说，最近老同学、老熟人们在一块策划了一台晚会，名字叫“时代——我们”，像《东方红》史诗那样演绎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历程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你来参加吧，你独唱《我爱你中国》，最好也还能兼点别的。

老实说，一开始这消息并没有令渺渺兴奋起来，干了这么多年的专业文艺团体，她对业余的小打闹实在没有什

么兴趣,权当是帮帮他们吧。不要随便驳老面子,这点人情世故她还是明白的。

排练场是不固定的,据说市里所有学校的体育老师都是这一代人,所以无偿拿出蓝球场给大伙排练并非难事。另外有一位同龄人是某银行的办公室主任,他可以免费提供食堂,银行的食堂很大,水磨石的地板,挺像回事的。

第一次参加排练就是去食堂,渺渺故意晚到了一个小时,她穿一身湖蓝色的套装裙,围着一条白云似的长纱巾,白皮鞋白手袋衬托着她下视的目光,白色是高贵的呀。然而并不像她预计的那样,会场刷地静了下来,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,然后交头接耳……之后她便被隆重地推荐给大家。

食堂里很乱,有的人在练唱,有的人在练诗朗诵,还有一大群人在跳舞,草原上的一伙,海南割胶的一伙,还有一伙老老的少先队员,各自跟着音乐跳跃,转圈子,看上去手忙脚乱。没有人理会渺渺的到来。

一个穿着蒙古服的女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,脑门上还裹着金黄色的皱巴巴的绸布,渺渺辨认了一阵儿才确定是沈洁熙,要不说岁月如飞刀,刀刀催人老,洁熙的脸也旧了,不穿蒙古袍还好,扎了宽腰带特别的见粗,要知道她从前也就是碗口大的腰身。

洁熙道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，快快快，蒙古舞还缺一个伴舞，就是你了。”边说边拉着渺渺走，渺渺想解释塞车什么的，显然洁熙也不要听，以为她会夸奖自己优雅的服饰，洁熙根本就没有完整地打量过她，只把她拉到队列前，当着两排蒙古大嫂的面，叫她脱掉高跟鞋，准备学舞练舞。

这是洁熙一贯的风格，不由分说。但这不是渺渺的风格，没等她为难的表情显现出来，洁熙已笑道：“多少年了，还是这么装模作样的，你忘了小时候你当值日生，检查我们剪没剪指甲，脸板得像小板凳似的。”

洁熙拉渺渺坐下：“别老那么架着，你看看这次参加演出的人，总经理就打，其他的什么科长、处长、局长多了去了，专业文艺团体的也有。”洁熙随便说了几个人名，确实也是掷地有声，渺渺看着诗朗诵的那个人眼熟，洁熙道：“蓝濛啊，你不记得蓝濛了？！”

天哪，渺渺真要目瞪口呆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蓝濛是她的偶像，他比她高两届，那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红卫兵组织里的宣传部长，一手好字好文章，还是《红卫兵组歌》里的领唱，声音不仅浑厚、宏亮，还充满磁性。那时候渺渺是小屁孩儿，连跟人家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是现在，他就在她的眼前，念着诗句来回踱步，整个的沉醉在诗句之中了。

他也明显见老了，不然渺渺怎会没认出他来。他头发

稀少，腹部微微凸起，但他身上的英气和魅力仍依稀可见。渺渺正在发呆之际，洁熙听到蒙古舞曲，一点铺垫也没有，如同骏马般地飞驰到队列里，她握缰的动作颇为夸张，简直让渺渺都心动了。

渺渺和洁熙倒是始终保持着联系，洁熙的性格是什么也落不下，吃屎都要赶上热乎的。当年她考上电视台，那时的电视节目还很幼稚，没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，个个都是二把刀。洁熙主持少儿节目，成为众所周知的洁熙姐姐。早不早的，她就跟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成了家，把那人夸成三浦友和，住在简易的筒子楼里，渺渺还去做过客，在公用厨房下鸡蛋面吃。洁熙的丈夫扛煤气回来，渺渺就以为他是煤气公司的小跑腿儿，把三浦友和缩小三号都比这人魁伟，五官又挤在一块，真正货不对板。

他们很快就离了婚，这场婚姻的结果是洁熙身边有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沈晓燕，其他的，根本是雁过无痕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洁熙没有消息。渺渺听人说她嫁了个日本有钱佬。再后来，果然接到洁熙从横滨打来的长途电话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哭。幸亏渺渺了解她，没有太认真，对洁熙你就是不能太认真，当年她跟晓燕爸离婚，渺渺陪伴她渡过多少不眠之夜，后来她全忘了，渺渺提起来，她整个一个茫然，在记忆中搜索良久仍没有印象。这种女人也好，怎么活都不会凄凄艾艾，换上渺渺，全部都成了刻骨

铭心的东西,是生命中的行李,丢不掉的。

再见到她,真的是光彩照人,地道一个东洋女人,脸上白白粉粉,淡茶色的大墨镜,淘米色的至膝外套,配短短的同色一步裙,脖子上系着小方丝巾,栗皮色的碎花,图案精美,至少是女人见人爱的那种。洁熙派出来的名片,也是什么株式会社之类,在五星级酒店设办事处。

如果洁熙能做生意,那全国人民都成企业家了,渺渺总是这么想。

最终,渺渺还是答应了学蒙古舞,洁熙教她的时候,有七八个热心人围过来,纠正她不规范的动作,连同洁熙的一块纠正。尤其一个工商管理局的副处长,女人男相,那股严肃劲儿仿佛查到了假冒伪劣产品,其实她的动作怎么会比洁熙和渺渺协调?洁熙搞文艺的时候她在哪儿呢?!渺渺到现在还每天练功上形体课,真是正规军遇上了土八路,讲都讲不清了。

见渺渺挂着脸,洁熙小声劝她道:“她们就是热心,想把晚会搞好,有一次星期天约我出来,我以为是一块练呢,结果八个人一起辅导我,我也没生气。”渺渺撇撇嘴道:“你当然不生气了,什么事说忘就忘。”洁熙笑道:“不开心的事我记那么清楚干嘛?要不我永远快乐永远年轻呢?!你呀,就剩下一个端庄了。”

这一天练下来的结果是,黎渺渺回自己的住处时累得

提着高跟鞋和白丝巾上楼。有个邻居见到她忙道：“排队挤体育彩票去了吧？！告诉你还真有中的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中了部桑塔纳……”渺渺没怎么搭理她，回到房间把鞋一扔，心想，他奶奶个熊。我身边的人也太不了解我了，就凭我黎渺渺，会去买什么彩票吗？！

不知怎么回事，怀旧晚会的那些业余排练场就像安了磁铁似的，吸引着渺渺一天到晚地往那里跑。

这也是她始料不及的。有一天她也搞不清在哪个学校的操场练队形，一会儿两排，一会儿四排，一会儿分八字……头都晕了，到底她也不是搞舞蹈的。忽听有个稚嫩的声音问道：“二姨你在这儿干嘛？”定睛一看竟是姐姐的女儿，真让她感到失态，姐姐的女儿也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除了蒙古舞，渺渺还多担任了两个歌曲的伴舞，比洁熙少，洁熙舞着上场就八次，还不包括女声小合唱。

可能是蓝濛的原因吧。

蓝濛注意到渺渺的第一次连排，渺渺穿了一身黑色的紧身练功服，雪青色的毛线护踝，因为前后左右的伴舞都胖得像地主婆，她就显得格格外超凡脱俗，身材匀称，没怎么变形，看上去典雅、利落。渺渺在队列里不说是鹤立鸡群，至少也是最打眼的一个，洁熙根本就找不着了。

后来轮到渺渺唱歌，简直把在场的人都给震了，就是

那首《我爱你中国》，被她唱得行云流水，高音如峻岭翠柏，浑厚如大地胸怀，欢快的时候是牧童的响笛，花腔的时候是百灵鸟的啼鸣。所有的人都被她的歌声降服了，其中当然也包括蓝濛。

节目在一个接一个地过场，蓝濛的诗朗诵在前面已经结束了，还有就是收场前再昂扬一家伙。连排是临时借的友谊剧院，没有演出抽空用一下

下场的人都舍不得走，坐在观众席里看热闹，其实也看过多少遍了，还是情不自禁地回味。蓝濛像是无意间踱到渺渺跟前：“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？”不等渺渺回话，洁熙抢答智力题似的答道：“她也是我们学校的，跟我同班，还是你的崇拜者呢！”这有点让渺渺的脸上挂不住，狠狠瞪了洁熙一眼，蓝濛没说什么，只是宽厚地笑笑。

晚上，渺渺和洁熙一块去吃东北菜。洁熙和以往一样，一惊一乍道：“我的姑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架着，蓝濛刚离了婚是钻石王老五，我这不是一下就把你们的距离拉近了吗？！”渺渺在心里吃了一惊，莫非是我的缘份姗姗来迟的念头闪电一样的在她的脑海中掠过，但她的脸上却超常的平静：“那时他身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莉的女孩，两人如胶似漆的……”洁熙道：“那都是解放前的事了，后来蓝濛被定成三种人，什么莉早就跑了，他被下放到了梅县，还真有痴情的，他们班一个女同学夏卫红，就是那个黑黑的

大嘴巴，人特别进步那个，跟他去了梅县，不久两个人就结婚了。人家都说夏卫红，原来蓝濛爱的也不是你，你犯哪门子贱啊，就算是英雄救美也不是这么个救法，当然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夏卫红亏了，挺进步一个团支书一直窝在下面，前两年两口子才调回来。”

“回来就把人家给扔了，也太不仗义了吧？”渺渺一边吃醋溜土豆丝，说话也那个味的。洁熙叹道：“没有爱嘛，你说能怎么着，一个大儿子，这么老高，住读了，两个人更没话了。蓝濛跟我一样，是心气高的人，不甘心总没错吧？”渺渺语气淡淡的：“那他老婆怎么办？这个岁数了，谁还会多看她一眼？！”洁熙道“这就是选择的代价啊，别以为你当年吃了亏，日后就有回报，有人感恩戴德一辈子。蓝濛就跟我，说他最受不了别人总觉着他这辈子全是沾夏卫红的光。这也真是个悲剧，夏卫红为了爱吃了不少苦，偏偏离她最近的蓝濛不会领情，蓝濛还觉着自己拯救了夏卫红呢，因为他没有爱，全是牺牲。”渺渺愤愤道：“那他当初就别结婚啊，又没有人逼他。”

“咱俩就别较劲了，”洁熙笑道，她和渺渺之间的鲫鱼萝卜丝汤大口大口地喷着热气，一团一团的白雾笼罩着彼此的脸，活生生的镜头像在柔光镜里一样，让人顿感时光倒流，她们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美好啊，哪怕是一次一次地犯错误，惹麻烦，伤心，落泪，做白日梦……其实青春最让

人留恋的不是紧绷的皮肤和苗条的身材，恰恰是犯错误的专利啊。洁熙继续说道：“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不管怎么说，蓝濛也算条汉子，如果他不跟夏卫红离婚，又在外面包小蜜，谁也不会指责他，不会担忘恩负义的臭名，可他没这么做，至少他不虚伪。”

这样一说，渺渺也就无言以对了。不过她想，洁熙成年在日本，回来的时间也不长，反而比她知道的事多，可见她是小楼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了。

临分手的时候，洁熙问渺渺：“你到底觉得蓝濛怎么样嘛？！我也好给你创造机会。”渺渺装假道：“什么怎么样？！”洁熙意味深长地笑了，拍拍渺渺的后背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有人说，现在的中国人，最温情的地方是最市场经济的。这话一点也没错，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也好，“老三届”也好，饭店开得火火的，仔细一想均是温柔的一刀，更不要说豪华旅游和激情夜总会了，哪儿哪儿不是你要温情我要钱？！渺渺以为《时代——我们》怀旧晚会是一方净土，然而她错了。

晚会挖掘到一个同龄人，女性，是外资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，年产值上亿，真正是财大气粗。组委会煞有介事地请她出来试唱，她是颤抖型金属女高音，声调一高便气若游丝，人仿佛在寒风中打战，发出一种利器划玻璃的动静。但组委会的人像排练好了一样，交口称赞，叹为观止，

认为这个独唱不上，晚会将黯然失色。

这个女人姓吴，人称吴女士，体态雍容华贵，戴一付白金边的水晶眼镜。头发梳的跟宋庆龄一样，喜欢穿黑长裙，裙裾在高跟鞋的跟部磨来荡去，像《蓝色的多瑙河》。吴女士决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演出，她独唱的曲目是《我爱你中国》。每个人都有看家的本事，她觉得自己唱这首歌经验丰富。

本来也没有什么，黎渺渺可以唱其它的歌。但渺渺受不了人们对她的态度，就因为吴女士同时给晚会赞助五十万元，大伙就都跑来她的工作，好像是她影响了晚会的质量。组委会居然有人说，你要是不愿意换歌，那就别唱了，我们现在是节目多得挤不下。这是硬的，软的，就更多了，谦让一下吧，你是专业水平，唱什么歌都是专业水平，跟业余的争歌，没多大意思。

黎渺渺心想，我也没说不同意把歌让给她啊，不就一首歌嘛，又不是出国演出，就是出国演出，一次去朝鲜，一次去埃及，全团人都上上下下勤走动，生怕漏掉点什么消息，生怕自己去不成，渺渺也没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照样不动声色。渺渺挺佩服自己这点的，关键的时候沉得住气，没有什么事是特别了不起的。

可是这次她真是有点愤怒了，不就是五十万块钱吗？怎么这些人的嘴脸全都变了，什么温情、怀旧、高水准，这